

文本细读导向下的文艺学教学改革研究

张惠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中国大学的文艺学教学较重视文学理论传授与文学史的梳理,对直面作品的文学批评着力不多,针对这一现状,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理论给文艺学教学改革提供了导向,在教学思路上应提倡语境化和学科互涉;在教学内容上强化文艺学课程的实践性,提高文艺学课程的趣味性,深化文艺学课程的研究性;在教学方法上革新教学程序,丰富教学资源,改革考评方式,以激发文艺学教学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关键词:文本细读;文艺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8)05-0051-04

文艺学是研究文学及其基本规律的学科,它是自西方引进的。在中国的大学体制里,文艺学的学科教育主要存在于中文系与外文系,它包括三个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学活动及其基本规律,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的发展历史。但实际情况是,大学的文学教育大多设置了文学理论与文学史课程,而较少设置文学批评课程,文学理论教授的内容与哲学相近,多是逻辑性与理性化极强的理论,与文学作品相隔较远,或是不注重文学作品的细读与理解。文学史的教学则注重文学发展历史的梳理,重视文学现象、流派的发展演变,近似于历史,也较少直面文学作品。与文学作品关联紧密的文学批评课程在文学教育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和多媒体的运用,教师广泛地采用了图片、视频等手段来丰富文学教学课堂的气氛,但是却没有解决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的问题,而且还大大挤用了学生阅读作品的时间,更为负面的是,学生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观看影视作品,将影视作品的内容等同于文学原著的内容,大大地失掉了文学作品的原意。无论从课程设置还是教学实践来看,文艺学的教学都呼唤文本细读的回归。

1 文本细读的意义和方法

为了克服文艺学教学的这一弊端,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学者引入了英美“新批评”提出的“文本细读”的教学方法,就是让教师和学生直面文学作品,从文学文本的内部去探索文学的特征与规律。这种文本细读的方法主要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注重文学作品的词语内涵,其次是整体把握文学作品的结构,最后是在具体语境中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

1.1 细读

词语细读是文本细读的基础,文学作品中的词语是联通作者、文本与现实世界的桥梁。词语的细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从表层来看,词语细读指的是字义、音韵的辨析和修辞手法的运用,而从深层来看,词语的细读是对于词语能指功能的认知。

词语的细读首先要注意字义、语法、修辞手法的运用。高友工和梅祖麟的《唐诗三论》就从句法、语义、意象等角度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语言学的细读,比如在分析《秋兴》的第六首颈联“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时,从“围”“起”两个动词的运用来说明语法的歧义性,在这一句中,

“珠帘绣柱”指的是曲江边上的宫殿,“锦缆牙樯”指的是曲江上的龙舟。这一句中的两个动词“围”和“起”的不同语法功能的运用,则表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语义。当把“围”和“起”作及物动词使用时,这一句诗的意思是“富丽堂皇的宫殿形成一个环形的建筑群,把戏水的黄鹄都圈在里面;五彩缤纷的桅帆,令人眼花缭乱;皇帝及其侍从们的喧闹,把白鸥惊得飞向天空”^{[1]20},在这一解释里,强调的是昔日的繁华。而把“围”和“起”作不及物动词使用时,词语的意义却发生了翻转,意思是“荒凉破败的宫殿和龙舟,如今成了黄鹄的栖身之地和白鸥的驻足之所”,表现的是今日的荒凉。两种不同的语法运用,产生了不同的意义,也丰富了诗句的内涵。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指出,语言有两种功能,一是所指,二是能指。所指是语言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能指是语言符号能被人感知的形式,如音响、画面等。在对词语的细读中,尤为注意的是对于词语能指功能的认知。如中国古人写诗作词时的“炼字”,多是对于词语的能指功能的充分把握,比如宋祁《木兰花》中的那一句“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王国维先生评价道:“着一‘闹’字,境界全出”,“闹”有热闹、喧闹之意,这里既指杏花开得热烈,更渲染了春意盎然、生气蓬勃的景象,“闹”虽是简单的语言,却与作者的情怀紧密相连。

1.2 结构分析

文本细读的第二个层面是对文学作品的结构分析,这里所说的结构并非结构主义所言之结构,而是英美新批评提倡的作为文本结构原则的张力、悖论、反讽、含混等范畴,这四个范畴是英美新批评对于文学文本语言与结构的总结,也便成为文本阅读过程中应关注的第二个层面。

英美新批评认为含混是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所谓含混,是指文学语言的多义性。燕卜苏的《含混七型》、布鲁克斯的《精制的瓮》、布鲁克斯和沃伦的《理解诗歌》都以含混作为文本细读的基础。例如,燕卜苏在分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一句“唱诗坛成了废墟,不久前鸟儿欢唱其上”时,他认为“唱诗坛”一词具有含混的特点,因为它与鸟儿栖息的树枝有比喻的关系。燕卜苏详细地解释了复义的原因:“因为坍塌的唱诗坛是歌唱的地方;因为唱诗台上的人要坐成一排;因为它是木制的,且雕成节状;因为它们曾被酷似森林的建筑材料复盖,建筑物的彩色玻璃和里面的绘

画就象绿叶和鲜花;因为它的周围再没有善男信女,只有灰色的断壁象冬日的天空;因为唱诗男童的严肃而可爱的神情跟莎翁对十四行诗的感受非常合拍……”^{[2]3}燕卜苏通过细读,通过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来揭示“唱诗坛”一词的含混。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结构分析,阅读主体可以更好地把握章句之间的关联,可以更好地体验文学作品丰富的审美意义。

1.3 语境把握

文本细读的最后一个层面是对于语境的把握,瑞恰慈这样来理解“语境”:从共时性角度来看,语境是关于所要诠释对象的某个时期中的一切事物;从历时性角度来看,“‘语境’是用来表示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的名称,这组事件包括我们可以选择作为原因和结果的任何事件以及那些所需要的条件”^{[3]296}。意思是说,一个词语往往具有多重内在意义,但是,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获得具体的意义。这些具体意义是与过去发生的一连串再现事件密切相关的。进一步来说,文学作品的本质就是词汇多种含义交织而成的“语义结构”,在这种“语义结构”中,词与词相互联结,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语义关系,这就是语境。语境是文本内部与外部的联结点。

文本细读应注意分析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关系,比如在细读叶芝的一首短诗 *Who Goes With Fergus* 中,前3句是这样的:“Who will go drive with Fergus now, And pierce the deep wood's woven shade, And dance upon the level shore?”燕卜苏在解读这首诗歌时,注意到文本之外的语境,弗尔加斯是一个国王,他厌倦了紧张的生活,离开了自己的王宫,找到了一个德洛依教派的巫师,想要得到一个梦口袋,有了这个口袋就可以做美梦。巫师警告他,现实和梦境不是一回事,弗尔加斯却坚持要梦口袋,结果是,他可以进入美梦,可是醒来后仍然要面对现实生活的沉重,他感到无比的忧愁。在这样的语境下,燕卜苏这样解读文本:若“now”所示的时间是在弗尔加斯得到梦口袋之前,诗歌的意思是,弗尔加斯是真理的守护神,他强壮有力,他可以统管一切;若“now”所示的时间是在他得到梦口袋之后,诗意就变为,弗尔加斯虽然还是国王,名义上统管着战车,但实际上只是些梦中的昏蒙不清的东西。这种含混的截然相反的理解,正是文本与语境相联系所产生的对于作品的多种理解。

2 文艺学教学改革

如前所述,文艺学学科用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原理遮蔽了丰富的文学意蕴,使得文艺学的教学变成了干巴巴的观念传授,而文本细读为文艺学教学改革提供了导向与契机,针对文艺学的教学实践,应从教学思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对文艺学教学进行改革。

2.1 教学思路的变革

在传统的文艺学教学中,追求的是文学理论的普遍性,教学目标也便是传授抽象的文学理论与观念,但其实我们应当了解,文艺学的知识产生于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文学阅读经验,因此在教学思路应提倡教学的语境化和学科互涉。

所谓教学的语境化,指的是放弃对普遍有效的抽象理论原理的追求,从对具体的文学文本的阅读出发寻找解说阅读经验的理论话语。现在大多数的文艺学教材,都是从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文本、文学主体、文学接受等方面来建构知识体系,先用理论来进行界定,再用例证来证明理论的科学性和存在价值。文艺学的教学宗旨便是理论的传授,语境中的阅读经验是空话一句,事实上,文艺学的知识必须与文学作品阅读经验紧密相连。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思路,强调文学作品阅读经验的重要性。近些年出版的文艺学教材,已经开始注意到语境化的教学思路的问题,比如,王一川的《文学理论》,从“感兴修辞”论出发,淡化理论的至高无上性,强调文学作品阅读经验的重要性。这种教学思路,对于革除文艺学教学观念化、抽象化的弊端,恢复文艺学教学的生动性与丰富性,有积极意义。

摒除文艺学教学观念化弊端的另一思路是提倡学科互涉。文艺学的学科互涉指的是用跨学科的方法来进行文艺学教学。以往的文艺学教学往往采用的是单一学科的知识,即美学的知识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但在大量的阅读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注意到,文学的性质、价值和功能,不仅仅是美学的,还是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心理学的、人类学的、历史学的、哲学的,如果仅用美学的方法来进行解读,会破坏文学作品阅读经验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因此,在文艺学的教学中,应提倡学科互涉的教学思路,用不同的学科知识来丰富阅读经验的完整性,提高文艺学教学的自主程度与教学效果。总之,语境化和学科互涉的教学思路,切合文艺学改革的特点,有利于恢复被观念化教

学遮蔽的文学的生动性。

2.2 教学内容的变革

在文艺学的教学内容方面,传统的文艺学教学只注重以基础的文学范畴与理论为重点的文学理论课程,从文学的特征、规律来分析文学活动,以增强学生的文学理论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出现观念大于体验、抽象强于具象的教学现状。因此,在教学内容的改革方面,应注意三个方面的导向:强化文艺学课程的实践性,提高文艺学课程的趣味性,深化文艺学课程的研究性。可以在开设传统的“文艺理论”“文艺美学”课程的基础上,增设“文学批评”“文学文本细读”“经典名著导读”等课程。

首先,强化文艺学课程的实践性,指的是应加强文学理论与具体文学现象、当下热点问题的关联,可适当开设“文学批评”“文学评论”等课程,让学生直接面对文学作品与当前文学现象,注重学生的阅读体验。这一课程强调文艺学的实践性,注重讲授批评方法,使学生掌握有效的操作性强的批评方法,提高学生分析作品、评论作品的实践能力。

其次,提高文艺学课程的趣味性,使文艺学教学脱离纯理论教学的单一性,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和高雅趣味为主。在这一系列的课程中,可开设“文学文本细读”“文学文本导读”“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等课程。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霭先生的“文学文本解读”课程就是分别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具体文本案例入手,再以文学理论知识对其进行深入的阐释与分析,帮助学生养成细读的习惯与能力,也大大加强了文艺学课程的趣味性。除此之外,“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等课程的设置,是对于文学理论课程的拓展与补充,进一步深化文艺学的教学。

最后,深化文艺学课程的研究性,是指在完成文学理论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文艺学的研究深度,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比如,可开设“经典名著导读”“哲学美学原著导读”等课程,通过引导学生阅读中西方哲学美学原著经典,可以让学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理解中西方哲学美学脉络,把握中西方的文化精神,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文学的本质与规律。

2.3 教学方法的变革

教学方法的改革总是与教学内容的改革联系在一起。在文艺学教学内容的改革上,在坚持文学理论课程的基础性的前提下,应增强文艺学

课程的实践性、趣味性与研究性。与之相关,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应革新教学程序,丰富教学资源,改革考评方式。

传统的教学程序是教师授课模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听课、讨论、考试,这一传统模式在新媒体时代显得极为单调。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文艺学教学提供了新的参考模式,教学中更应体现学生的中心地位,比如,微课、慕课等教学模式的推广和应用,以短小的碎片化的知识点制作课题教学视频,呈现一个半结构化的、主题式的知识应用范例。这一些新的教学模式的应用,淡化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充分将网络教学与学生自学、课题讨论结合起来,切实地实现教学程序的革新。

读图时代的到来也使得传统的以书本、黑板、粉笔为主体的教学资源受到了冲击,学生不再满足于单一的板书陈述,而更被多媒体时代丰富的网络资源所吸引,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应充分将传统教授方式与多媒体技术融合,以图片、视频、人机互动等方式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参与度。例如,在课前留出 10 ~ 15 min 就某个重要知识点让学生做一些微课课件,既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知识点的重要性,也通过自学的方式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但要注意的是,丰富教学资源不等于摒弃传统的教学板书,而是提倡将板书与网络资源、多媒体资源结合起来,丰富学生的视听感受,增强学生对课程的兴趣。

最后应注意的是对考评方式的改革,传统的考评方式是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

几乎是以期末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表现的标准,而期末考试多以闭卷考核为主,这一考核方式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让学生迅速地掌握知识点,但却不能让学生很好地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当下的文艺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应灵活地改革文艺学教学的考评方式,例如,可以将平时讨论热点问题、制作的微课课件、撰写的课程小论文、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者申请到的与课程相关的课题,作为评价学习效果的标准,这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当前文艺问题的兴趣,也能有效提高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结语

总而言之,要想改革文艺学教学观念化倾向的弊端,应在“文本细读”理论的导向下,提倡语境化和学科互涉的教学思路;在教学内容上强化文艺学课程的实践性,提高文艺学课程的趣味性,深化文艺学课程的研究性;在教学方法上革新教学程序,丰富教学资源,改革考评方式,以激发文艺学教学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M].李世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2] 燕卜苏.朦胧的七种类型[M].周邦宪,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 [3] 瑞恰慈.论述的目的和语境的种类[M].章祖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Reform of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Teaching Under Close Reading

ZHANG 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eaching of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combing of literary history. For the situation of few literary criticism to works, the new criticism theory of the “close reading” provides the guidance 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t should advocate the mixture of contextual and disciplines on teaching thought, strengthen the course’s practicality, improve the interest, deepen the research innovate teaching procedures on teaching content and enrich th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reform the evaluation method, so as to stimulate the creativity and vitality of the course of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Key words: close reading;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teaching reform

(责任校对 莫秀珍)